

大学课堂该如何消灭“水课”

本报记者 邓晖 本报通讯员 张雅凌

上课铃早已响过,北京某高校某教室里已经趴倒了一大片,只有少数坐在前排的同学依旧“坚挺”。新学期,记者探访部分高校课堂,发现与选课时热火朝天的景象相比,不少学生“费尽心力”才抢来的通识课堂上,却是一片死气沉沉。

选而不修的尴尬从何而来? 本由学生自主选择、旨在激发其个性志趣的通识课堂,怎就和“水课”画上了等号? 挤去这本不该存在的水分,又该从何下手?

选而不修的尴尬

按照培养计划,大学四年里,天津某高校学生张欣然完成147个学分才能毕业。这其中,除了学院二级的公共必修课程73个学分、专业必修课程33个学分外,她还需要完成26个学分的专业选修课程和15个学分的任选课程。

“几乎每所大学都会流传一本‘水课大全’,我这41个学分的选课关键就是看好不好过、给分高不高、老师点名不点名。”张欣然告诉记者,每到选课季,符合上述要求的课程总会被同学们一抢而空,而对于那种“要求多、给分严格”的课,大家都是“有多远躲多远”。

“‘科学通史’平时不点名,考试划重点,分数还好;‘体育欣赏’

通识课缘何变“水课”

在新雅书院2016级学生开学典礼上,甘阳表示,书院过去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消灭水课。

事实上,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早在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就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近年来,与新雅书院类似,复旦学院、浙大求是学院等也相继成为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试验田。

一面是在通识教育领域不断发力的中国大学,一面却是对教学内容不买账的学生。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很多同学信奉‘GPA(平均学分绩点)至上’。不少人认为奖学

建立评价退出机制,为课程“脱水”

“能激发兴趣、培养品位的才是好的教育。如果不能激发兴趣,说明这种所谓的教育只是展示知识、演示技能,没有触动学生的心智结构。”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认为,必须要在如何开课、开哪些课上下功夫。陆一表示:“如果越上学生越感觉到有深意,逐渐触碰到了自己原先没有打开过的新世界,攀登上了原先没有站立过的新高度来看问题,兴趣和意义感便油然而生。不在激发兴趣的实质上下功夫,却标榜给学生很大的选择自由,其实是在逃避教育责任。”

“应该去掉现有的一部分课程,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亚群说,“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必须精选通识课程,改善课程内容,课程质量提高了,对学生真正有帮助了,吸引力自然也就上来了。”

除开课环节要严格把关、精心设计外,采访中,不少专家建议,还

要建课程监督、评价和退出机制。此前,复旦大学表示,将在新学期进行新一轮课程改革,集中清理一批不符合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其中包括一些因人设课或是质量不达标的课程;对于新开高质量课程的教师,还将予以最高可能达数十万元的重奖。据了解,这也是国内高校首次集中清理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不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表示:“一是要有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精心开课,尊重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同时也要符合学生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工作量而上课,或者为了满足学分要求而选课;二是要有科学的评价机制,改变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方式,使教学成为探索、发现、思想碰撞和分享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搬运过程和监督搬运的过程。”

还有专家告诉记者,目前也有

部分高校在教师评体体系上制定出更加详细的标准,杜绝教师给分手松的行为,对打不符合标准的老师进行提醒,并且还对课程作业、试卷进行留档,定期抽查是否符合评判标准;“鼓励同学们通过努力学习,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好成绩,增加了给分的公平感。”

陆一认为,消灭“水课”,实证调查与科学评估同样必不可少:“在复旦大学,我们通过与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模块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生等各个层面的深入讨论,研制了‘高能课:中国大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测量·诊断·评估·改进’工具。该调查工具设计了十一项核心可比指标和五项可选高阶指标,能够多角度刻画出每门课程、各模块及总体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在调查数据的使用方面,基于指数数据生成‘吹水指数’和‘刻苦指数’,提倡教学质量要由师生共同负责,直观地筛查出几种高效能课程和‘水课’等低效能课程,并一一对应给出教学支持与管理建议。”

此外,也有教师告诉记者,目前

高校对选修课程的论证、评价机制过于简单,“现在开什么选修课,往往由任课教师或开课院系决定,缺乏针对学生群体的严谨调查与论证;而在课程评价方面,也主要采用学生评教,那些要求严格、难度较大的课程往往会被学生抛弃,形成恶性循环。”

甘阳认为,这是因为教与学的基本心态出了问题。“在长期的唯专业主义的影响下,学生会认为‘这反正不是专业课’,他首先就不重视。老师也会认为‘反正你不是我自己专业的学生,你爱上不上,随便’。最重要的是,在这些非专业课上,老师一般不敢对学生提出严格的学习要求。所谓‘水课’其实就是没有学术要求的课。而美国大学所谓的通识课和专业课,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都需要你付出极大的努力。”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这些选修课缘何成为校园“爆款”

北京大学:游戏产业高管成“电子游戏通论”授课嘉宾

这个学期,北京大学新增了一门面向全校的选修课——“电子游戏通论”,原定每堂120人的名额增加至近200人。这门课程并非教学生打游戏,而是通过教授游戏发展史、游戏产业规划、健康游戏心理等让学生清晰了解电子游戏的发展规律、游戏产业的开发与运营,理解业界存在的风波和存在的问题,很好地适应了当下游戏业发展的兴盛势头。据了解,课程还邀请了腾讯、网易旗下的游戏高管作为授课嘉宾,以《王者荣耀》等热门游戏作为案例,大大提高课程内容的趣味性。

云南艺术学院:“中国墓葬文化”呈现社会发展史

从2011年至今,云南艺术学院教师杨洋开设的“中国墓葬文化”就一直是该校人气爆棚的选修课。每到选课时间,短短两分钟内,100多个上课名额往往两分钟内就会被一抢而空,还有很多学生蹭课,能容纳150人的教室常常带来了近200人。杨洋表示,墓葬文化其实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墓葬作为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之一,其所提供的资料远远超过了墓葬本身。墓葬中还保存着历代无数的艺术品,它们所呈现的就是一部社会发展史。”

浙江大学:“炼丹课”推广中医药知识

自2010年秋季学期,浙江大学药学院教授王毅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课“从神农本草到现代中药”,被学生戏称为“炼丹课”。该课程旨在展现中医药现代化的一些成果,普及推广中医药知识。此外,除了常规的基础药理知识学习以及中药药材的采集鉴别外,在课堂上学生们多有动手实践机会,如参与制作中药等。

电子科技大学:“知味”品出中国味

2015年,电子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烹饪公选课程“知味”,专门给同学们介绍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和烹饪原料知识,教同学们川菜的制作工艺,学生可以学到包括回锅肉、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龙抄手、担担面等四川特色美食的做法等。学校特聘的专业老师罗恒还特地花了4个月的时间,为该课程编写了同名教材《大学生素质教育丛书:知味》。学校食堂专门建成了实践中心,能同时容纳50名同学动手炒菜。

(本报通讯员张雅凌 本报记者邓晖整理)

美国部分大学怎样开设通识选修课

哈佛大学:宽基础、综合化、重实践

美国哈佛大学共开设通识课程185门,分布在审美与诠释的理解、文化与信仰、实证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等八大模块之中。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并突出强调跨学科课程、多学科课程的学习,给予学生更宽广的知识覆盖面。

麻省理工学院:难易程度不同的系列选修课建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原有选修课类别加以整合,整合后主要由8门科学技术类和8门人文社科类两部分组成。其中,科学技术类课程包括3门必修课和5门选修课,人文社科类课程包括4门基础课和4门高级课程。这种系列选修课可以避免学生在通识课程学习中蜻蜓点水、过于肤浅的通病。

斯坦福大学:以能力为基础的通识教育

美国斯坦福大学2013年开始实施新的通识教育方案,包括思维与行为方法、有效思考、写作与修辞、语言等四类必修课,打破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三大学科领域,旨在培养学生深度阅读、熟练写作、有效交流与批判思维的能力,使学学生能够建立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

(本报通讯员张雅凌 本报记者邓晖整理)

本报杭州4月9日电(记者张玉梅、严红枫)8日,浙江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群贤毕至。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庆典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在激荡人心的校庆宣传片中,在来自八方校友的掌声中开幕。

90年前的西湖初春,国立艺术院在孤山罗苑举行开学典礼。教职员30余人、学生70余人、来宾多人,聚集湖畔。蔡元培发表演说:“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从1928年的国立艺术院到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无论是蔡元培主张的“以美育代宗教”、首任院长林风眠呼吁的“为艺术战”“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还是滕固倡导的“博约弘毅”、潘天寿提出的中西艺术“两峰挺立”;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发展中不断涌现的观念、学院新近提出的“多元互动、和而不同”主张,中国美术学院始终探索中国艺术的发展之路,践行艺术教育的精神。

在校庆会场中树立了两道“国美之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介绍说,第一道门,是以1928年校方正式信笺铸成的国立艺术院大门。第二道门是以今日校训“行健、居敬、会通、履远”塑成的中国美院之门,“90年,两道门熠熠相望、深情相守”。

90年来,中国美术学院坚持“像巨匠一般劳作,像哲人一般思虑”的“哲匠精神”,创作了一大批有温度、有力量、有质感的艺术精品。

90年来,中国美术学院始终坚持精益求精,参与历次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时代领跑者”美术作品展等精品频频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紧扣国家和地方发展需求,以文化振兴推动城市更新,以艺术劳作重建乡土社会,学院与社会和谐发展、美美与共。

90年来,中国美术学院涌现一大批艺术巨匠和优秀人才。《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开国大典》《毛泽东纪念馆像章》等历史性经典力作,“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最美中国人”等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都有中国美术学院师生校友的贡献。

如今,中国美院已与全国四十多个地市建立校地战略合作关系,为文化创新、城市建

科技前沿

我国科学家开发出诱导多能干细胞新方法

本报北京4月9日电 记者齐芳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领衔的研究团队,揭示了化学方法制备干细胞的科学原理,开发了简单、高效、标准化制备干细胞的方法。相关成果于日前在线发表在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CellStem Cell)上。

多能干细胞可以用于再生新的组织和器官,为疾病治疗和再生医学提供“种子”细胞来源,因此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如何对体细胞等进行诱导,使其“返老还童”成为多能干细胞,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焦点。曾有科学家利用化学小分子诱导出了多能干细胞,但存在步骤多、时间长、效率低、机理不清楚等缺点。

裴端卿领衔的科研团队经过5年努力,开发出一套高效、简单的化学小分子诱导多能干细胞的方法——化合物诱导干细胞多能性(CIP)。裴端卿介绍,该方案只需要给细胞用两种不同的“药水”依次“洗澡”,便可以将体细胞“返老还童”到干细胞的状态。这一方法比之前的方案简单、高效,所需的初始细胞量少。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多种体细胞类型“返老还童”,包括在体外极难培养的肝细胞。

设、乡村发展、文化产业书写艺术画卷。面向未来,秉持传承不辍、代代发扬的师风,中国美术学院将向着“双一流”美术学院的目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国美之路。

以90年校庆为契机,中国美术学院近期连续推出12项重点项目和活动,既有呈现90年教学和艺术成果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建校九十周年大展,又有凝练学科发展历程的巨著《国美之路大典》的首发仪式;既有对本土“东方学”深耕与拓展的“东方竹——亚洲竹生活艺术展”,也有全球语境下借鉴与切磋的“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既有年轻学子热情洋溢的“国美之夜”校庆晚会,也有与历史对话的“77/78级校友座谈会”“九秩国美校友座谈会”等。90年校庆是一次全面的学术推进和建设工程,着力体现美院师生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人民之心出精品、立足文化自信育新人、砥砺东方精神铸高峰的新气象。许江表示,进入新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将向着建设新时代人文教育体系,确立视觉艺术设计教育的东方高地,建设以东方学为特征的世界一流美术学院不断前行。



戏曲文化进校园

4月9日,河北省衡水市胜利小学戏曲老师向学生演示戏曲表演技艺。

近年来,该校积极开展“传统戏曲进校园”特色社团活动,以戏曲展演、戏曲名家进课堂等形式,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